

江风海韵——湛江海口两地文学联展(17)

珍珠项链上的漫步

□严奇



有些记忆鲜明而难忘。

记得是受邀参加颁奖典礼，驱车从海南岛的最北端前往最南端，妻子提议：“周末两天，一来一回，逛景点太跑，跑高速太赶，要不走环岛公路吧？”于是，我们家成了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正式开通后的第一波尝鲜者。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位于海南岛沿海，全长近千公里，沿途串联南山寺、莺歌海、骑楼老街、大小洞天等各大景区，一路上灯塔驿站、海湾岬角、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可谓“一条珍珠项链”。热带气候孕育特有的自然风貌，即便是同一类景观，因地理位置不同，赏玩季节不同，甚至日照情况不同，亦可感受不同的风情。

沿东线出发，来到了海南岛东侧的燕子洞。虽名中带“燕”，却也没有海燕栖居。有的则是三处洞口，日出时分，光影穿透，好似害羞姑娘展开盈盈笑颜。海潮奔腾，从一个洞口涌向另一个洞口，拍照打卡的游客们往往吃不准方向，还不及撤退，被浪花浇灌一身，引得哈哈大笑。较之我们，一对蜜月旅行的

新婚夫妻可显得大胆许多，不顾海浪，深入洞中，高喊追逐未来的梦想，在洞内释放少年特有的激情。

偶遇骑行爱好者从车后疾驰而过。不到一百八十公分长的自行车上装满了雨衣、水袋、帐篷等各类装备，想必刚刚开启这段环岛游的长途路程。橘黄色的卫衣，鹅毛白的头盔，漆黑的运动套装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围巾松弛在海风的吹拂中如浪摆动，留下破风的吼声。动作如此矫捷，不无疑惑，他们是赛场上的骑手吗？车行至驿站，摘下头盔，才发现骑手已满头白发。或花甲，或古稀，饱经沧桑的面庞被汗水浸透，清新的空气穿梭于老朽的肺腑，谈笑间呵出阵阵白气，洋溢青春风采。

车至中途，得见新兴港渔村，一栋栋小房倚靠码头，沿着海岸线一字铺开。开车穿过海浪与小方的交界线，咸湿的海风流过贝壳的缝隙，与沿路茶店煮茶的芬芳纠缠于鼻息之下。正值退潮时节，一条条渔船沉睡在滩涂上，或蓝或绿或红的船板因风雨侵蚀，裸露木质底色，午日下，如披上七彩粼光的懒鱼晒太阳，分外可爱。晒太阳的阿公说，不远处的雷公岛上，还有形

状各异的火山石，因海水长期浸泡，露出水面部分是暗红色，靠近海水则是黑色，罕见的风光引人不禁感叹自然的奇妙。

返程进入澄迈县近红树林的出口，湿凉的空气浸染晴空，伴灰白的日晕，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波涛汹涌的海滨，而是碧绿如洗的田野，纵横交错，沿路铺开。一辆辆电动车停靠在公路旁，稻田的主人们挑起扁担，来回于雨渠与田埂之间。或是弯腰下提，挺腰挥洒，绘制波光粼粼的散漫水线；或是脱靴赤脚，饮水休憩，闲谈来年丰收的热切期待。偶有稚嫩的少年奔跑追逐，朝我们挥手致意，女儿则摇下车窗，向他们呼喊问好。或许在少年的眼里，风景在公路上，殊不知自己已成为冬日海岛的一道风景。

晚至海口家中，邻居问妻子，这一路看了什么风景。妻子却回答，看的都是人。人有什么好看的？盛世下，最美的不就是人吗？享受浪漫的青年，重拾青春的老人，挑战自然的孩子，一齐漫步在珍珠项链上，风光无限。

海口老铁桥

(外一首)

□南昌

八十多年了 桥下的江水
仍在怒吼 告诉我也告诉后人
八十多年了 仍可听见
风穿过桥孔的呜咽

八十多年了 桥墩已垮
碉堡上 丛生的杂草频频躬身
是在救赎 遥望江水滚滚
还给船只 八十多年 俱往矣
另一端 新桥在立顶山河

海口秀英古炮台

风吹金剛岭 旌旗猎猎
帝国布下的棋阵 气势不减
沉默的巨榕
——老兵还在坚守阵地
破败的躯体
——炮口依旧在瞄准

沙沙沙 落叶纷纷
曾是抵御外敌的硝烟
沙沙沙 是将士
欲再战
青苔补城垣 我
是青石 堵住炮台那角残缺

海南，我的心已有归属

(组诗)

□李易农

海鸥从头顶飞过

波浪正在翻滚的时候
海鸥从头顶飞过

它们的叫声显尽了待客之道
对于我们的仰望，羽翼上闪烁的光
是最好的回应

我不懂这盛大的飞翔里
有多少友善没有说出口
但我知道它们的影子
落在浪花上的时候
就是一条鱼游向深处

它们从我头顶飞过
我一边擦紧了海风
一边把头，不由得埋得更低

小小的贝壳

小小的贝壳
潜藏在海南沙滩的一角
小小的，顶破了沙子的幕帐

一个大拇指的轮廓
小小的，如我
一颗涉世之初的心

走在沙滩上

午后，阳光在沙滩上
铺下了语言的宣纸
凡是从沙滩上走过的
都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影子

我成了爱叨影子的海鸥
把它们一一收纳入日子的墨囊
如果需要反刍，在平庸的土地上
我会画出海风巧妙的线条

站在沙滩上，让沙子深埋脚裸
暖暖的体温可以互相传递
可以让我清醒地认识到
这些沙滩金黄的模样
像极了，我为世事悲喜时
用眼泪淬炼出来的宝石



本版稿件由海口日报提供

回家

□邹旭

最先迎接我的是稻草人，它挥舞着章鱼一样杂乱无章的手臂，喊道：欢迎回家！唧唧的麻雀、咕咕的野鸽子，和啾啾的黄鹂被吓得逃之夭夭。接着是一条狗，它在屋檐下抽抽鼻子，空气中有新鲜成分，又抽了一下，就知道是我回来了，撒着欢儿跑来，前腿扑到我的胸前，像恋人一样亲昵。然后是姑父，他眼睛不好，怕光，背对大门坐在堂屋喝酒。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他一转身发现了我，一定要我进屋尝尝他新酿的苞谷酒。然后才是喜鹊，谁说它们能预先知道客人要来呢？心想着，嘴还没说，一只喜鹊在我头顶拍拍翅膀高声反驳：客，客，你敢说你是客！另一只是典型的和事佬，站在枝头劝道：家家家，家家家——别吵，赶紧回家。

它们说得对，我回家了，我不是客。

最后迎接我的才是母亲。经过窗户时，我故意把脚步震得山响，母亲在灶台后看见我，眼睛一亮，围裙回来了！后边一句声音不大，是说给她自个儿听的：难怪今儿一早喜鹊子叫不停。原来喜鹊们是知道我今天要回来的。

这才是家。我熟悉它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各式家具，木制的木制的陶的瓷的铁的玻璃的塑料的，带着亲人的气脉和手感，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各种家畜，鸡鸭猫狗猪驴牛，都是家庭的成员，高兴时，你唤一声，它们马上应和，跑来围着你转，分享你的喜悦；你生气时，它们躲在棚圈里瓜架下，大气都不敢出。各类作物，大稻小麦玉米黄豆冬瓜萝卜，你松一下土浇一点水，它们就感恩不尽努力生长。河流唱着你熟悉不过的老歌，花草吐露你熟悉不过的芬芳，甚至连雨雪、收获、亲戚都按节气到来，日月星辰似乎也减慢了转动的速度。

这是城里没有的生活。城市，就是你买得到豪宅却买不到家，买得到新鲜蔬菜却买不到菜地，很容易找到情却很难找到真的地方。

我的儿子十多岁了，回到乡下，发现这里的狗不用套链子，牛的屁股上没有一个专门承接粪便的容器，大为吃惊。他不住地问他妈：“为什么这些狗不拴起来呀？”“为什么牛屁股上没有筐啊，会随地拉大便的。”邻居陈家表婶，喜欢戴上老式金丝眼镜，把她儿女寄来的信件和照片拿出来堆放在阳光下一件一件细看。儿子也很好奇，在他的脑海里，只需一摞拇指或者轻点鼠标，一切OK，用不着这么麻烦和琐碎。但他不理解，都市人赶公交地铁，并不比扛把锄头走在山路上轻松；挤超市股市，不比提只篮子逛菜园富有诗意；农家乐不比乡村生活真切；万家灯火也不比灿烂星空壮观。

试问，在拥有房子车子票子面子后，你以成功者的姿态穿梭于各大酒店会所机场展览馆，出入各种酒会商会峰会论坛新闻发布会，你快乐吗？嚼着美国的快餐，喝着法国的红酒，吃着西班牙的橄榄油，穿着意大利的服装，用着芬兰的手机，说着流利的英语，你幸福吗？

如果这些都不是你想要的生活，那么你的生活又在哪里？

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被城市绑架的徒有虚名的稻草人。回家，拥抱厚实的故土，才是灵魂的真正救赎。

又见炊烟

□魏勤波

茶壶温润模样。

十年前父亲病床外的白菊还未凋零，母亲，便成了故乡老屋里独自校准时钟的老人。她总在电话里说，院角的桂花树又高过了瓦檐，却绝口不提风湿痛的膝盖，如何步履蹒跚爬上阁楼地收回晒干的梅菜。那些装在陶瓷罐里的腌青豆，年复一年，在清明雨前封存着母亲的挂念，等待儿女们某个推门而入的惊喜。

路过的一个姑娘，正替母亲拂去肩头飘落的杨柳花絮，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十七岁的那个秋天，生平第一次离开母亲远去求学的清晨：母亲鬓角初生的雪线还没漫过耳际，她执意将我背包裹里的薄毛衣，换成了那件更厚实的红毛线衫。那件厚毛衫，花色针法虽有几分单调，却是母亲千针万线携着自己的体温与牵挂，熬更守夜织起来的。至今，仍在远离母亲的每个冬夜里，渗出浓浓的暖意。如今，她的白发该是终年不化的雾凇了，她却在视频里一手捋着银丝，一手举着手机，笑呵呵地对我说，我最近在手机上学了几道拿手好菜，反复操练中呐，就等着你们这群小馋猫们回来尝尝。

桥洞下，电吹管动情的乐曲忽然汹涌澎湃，扑面而来。吹奏者腮帮凹陷的沟壑

呼噜声声

□何顺昌

动，从抽屉里拿出作业本，撕下一张纸，轻轻放在他们的鼻孔上。神奇的是，呼噜声瞬间小了，没一会儿竟停了。小刘翻了个身，一下就醒了，睡眼惺忪地问：“怎么回事？”惹得大家一阵欢笑。再看小孙，依旧呼呼大睡，只是呼噜声稍微弱了些。

从那以后，他们俩知道自己打呼噜，都有些不好意思。为了不影响大家，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比如，让我们先睡，等大家都睡着了，他们再睡。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候，刚躺下，他们就睡着了，呼噜声也随之而起。时间久了，大家竟也习惯了在这呼噜声中入睡。没有这呼噜声，大家还不习惯了。就这别样的“催眠曲”，成了我们军校生活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前年陪夫人住院的经历，也和呼噜声有关。记得病房里住着三个病人，64床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安徽妇人，白天儿媳来送饭，晚上她儿子便来陪护。65床是一位刚退休的大哥，由妻子陪着。照顾病人本就辛苦，谁能想到，那天晚上64床的儿子呼噜声震天响，吵得病房里的人都无法入

睡。第二天，65床的大哥心直口快，半玩笑地问64床的妇人：“大姐呀，你儿子是干啥工作的？晚上睡觉呼噜声怎么跟开火车似的！”话一出口，64床的妇人不自然地忙道歉：“对不住了，孩子开出租，可能是白天跑车太累了。”我也跟着搭话：“这呼噜声，确实不同凡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笑着打趣，倒也没太往心里去。后来的几天，64床的儿子白天来照顾，晚上就换成他媳妇来陪护了。这一变动，反而让大家心里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再有，就是最近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班。或许是出于经费考量，组织者安排两人同住一个标准间。与我同屋的是兰主任，中等个，微胖。初次交流时，他特意问我睡觉打不打呼噜，我如实回答说有一点，他却回应自己不打呼噜。

到了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聊了一会儿，随后关灯睡觉。哪成想，关灯刚一会，我还清醒着呢，他的呼噜声却已经响起了。起初，呼噜声还比较轻微，可没一会，声音就变大了，如同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扰人的呼噜声中，我先是用手被子蒙头，又找来纸巾塞耳朵，都均无济于事。那一晚，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天培训上课时，脑袋昏昏沉沉，完全提不起一点精神。

其实，轻微打呼噜倒也没什么大碍。要是呼噜声过于严重，不仅会影响家人尤其是“枕边人”，还可能对自身健康造成危害，这样就要及时看医生了。还好，我只是偶尔打呼噜，还不用太过担心。

突然有种感觉，这些隐藏在记忆深处的呼噜声，宛如生活乐章里俏皮的变奏音符，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乐章。

你静静默立，
守候一个归属，
你钻入阿公的腰篓；
你藏在阿婆的头巾；
你挂在阿爸的锄把上；
你紧紧抱住阿妈的臂弯；
你献出你的皮、根、茎、叶、花，
你愿化身汤药、敷料，
只为守护这个族群的平安！

庄子云：“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这就是三千年的你！

黎药

□刘海蕾

你是海南热带雨林守护神派出的精灵，
你幻作小草，野花，藤，树。
三千年了，
你和这个古老的族群一起繁衍生息，
一起看日出日落，
一起感受沧海桑田……

你立于房前屋后，
听过阿公阿婆苍凉而古朴的黎歌；
你藏身田头地尾，
看过姑娘小伙热情奔放的竹竿舞；
你矗立路旁溪边，
袅袅鼻箫曾进入你的梦里；
你隐于高山大川，
也曾为山兰酒的芬芳醉倒。

三千年了，
你和这个族群相栖相守。